



滚烫升腾里的温柔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袁勇



热辣温柔，皆是归处。这座城市用滚烫的烟火，用绵延不绝的人间至味，让人心旌荡漾，让我的岁月悄然定格，麻辣生活，真的很温暖。

踏入这座山水之城，既有灯火璀璨的8D魔幻之都盛景，又弥漫着火焰视角中的味道。我虽为地道巴渝人，但少小离家，嗅闻着大街小巷里藏不住的麻辣鲜香，仿佛萦绕于一个滚烫的世界——重庆火锅，它蕴含着跨越经年累月的绵绵乡愁。那天，发小大为阔别已久的我接风，看得出来，他眉眼间都含着滚烫的情意，多像这座城市的活名片。他说：“浓浓的火锅味，是重庆最为独特的气息与浪漫，它承载着重庆人的热情与好客，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。”那些年，重庆火锅统称麻辣火锅，也叫毛肚火锅。

暮色垂落观音桥那座石雕时，我们便在一家不太起眼的老火锅店坐下。大堂内，五六张八仙桌沉稳静穆，有着时光赋予的深褐色色彩，桌上都稳稳地摆放着一只铜锅。古铜色的锅里，红红火火的汤料，是大师傅用牛骨熬足8小时的醇厚，含有28种

香料呢，上面漂浮着密密麻麻的花椒、辣椒。“让你一口就记住山城的热辣！”年轻的女服务员笑容灿烂，一句“您来啦！”更让人如沐春风。她随即旋动炉火，瞬间火苗欢快起舞。不一会儿工夫，透光见影的毛肚、莹润丝滑的鸭肠、弹性筋道的黄喉，还有一些鲜翠欲滴的蔬菜透着泥土的芳香，就一一端上桌来。火锅汤“咕嘟咕嘟”地翻涌着赤色的浪花，溅起的油星子都带着两江四岸的气息。我拿起一双略有尺长的木筷，轻轻地夹起一片毛肚，在滚烫的火锅中“七上八下”。也就是说，烫（涮）的时间不能超过九秒，否则老了就嚼不动，这在我国饮食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。我将几次沉浮后卷曲且散发着热气的毛肚，蘸上浓稠的香油蒜泥送入口中，舌尖轻咬，顿觉绵密如脂的温柔，脆生生的麻辣口感就在舌尖绽放、跃动，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滚落，那叫一个“巴适得很”（方言，指很满意的意思）。那一刻，巴山渝水的热辣与活力，升腾起这座城市烟火缭绕的市井风情，成为我眷恋这里的独有记忆。

或许无人留意？看似市井烟火的重庆火锅，背后蕴

藏着跨越数百年的厚重历史。早在清末民初，朝天门码头、江北江边，就有了“连锅闹”“水八块”的重庆火锅雏形。红泥炉上的陶土盆里，盛满了洗净的牛毛肚、黄喉、鸭肠、血旺这些弃之不用的边角料，与牛油、辣椒、花椒、姜蒜交织一起重获新生，成了越来越多船工、纤夫和码头工人喜欢的餐食。“共煮一锅”的豪爽，不仅熬煮着纤夫们的川江号子，还有红汤沉浮的时光与故事。到了民国十五年，马氏兄弟在宰房街开设的首家泥炉火锅店，实现了从路边摊贩到店铺发展，逐渐有了铜锅、铁锅、瓷盆等器具。据说这泥炉的设计灵感，来源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那首脍炙人口的绝句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；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祖辈们将历史的韵味与诗歌的意境相融合，带给我们味蕾与心灵的双重体验。

悠悠岁月，火炉依然。那独特的麻、辣、鲜、香却始终如一。今日火锅，以麻辣型为灵魂，遍布重庆城乡3万余家，衍生出红汤锅、清汤锅、鸳鸯锅等百余种汤底，以满足不同食客口味，刺激着八方来客的嗅觉与味觉，直抵心灵，成为中华美食一张靓丽名片。

或许无人留意？重庆人对吃火锅执着到近乎虔诚。冬季围炉，勾勒出亲朋好友温情互动的美好画面；盛夏临锅，升

腾起淋漓酣畅的生活诗行。火锅熏烤中，大快朵颐，粗瓷碗里，一半调料几片毛肚，那是滚烫的生活；大热天，偏要喝五六十度老白干，赤膊上阵的汉子们，吆五喝六的划拳声此起彼伏，那是重庆人的粗犷豪放。邻桌的4位美女也不甘示弱，仰头痛饮冰镇啤酒，未及抹尽唇边酒滴，出手就找身旁的姐妹比画着“二红喜”“五魁首”“八匹马”！举手投足间的飒爽，不逊色铜锅里沸而不烈的红汤，将炽热与柔情调和成最率真的“火锅精神”。一位融入其中的德国客人，分享着山城百姓如此的生活日常，不由得两眼放光，脱口而出：“爽，这里很重庆！”

不难看出，在重庆吃火锅更像一场欢乐的聚会。这是一种特殊的存在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生活的乐观态度。无论春夏还是秋冬，铜锅里的滚烫在升腾，九宫格的沉浮在欢唱，无论走进哪一家，都藏着生活的讲究。使你真切地感受到，“中国火锅之都”的人间烟火气，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餐饮场景，让你情不自禁地到此消费、回味一生。



坡坡坎坎的下浩里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程华照

走过许多地方，见过一些风景，在天边在那头，不是高铁就是航空，而眼皮下水一方的下浩里，始终给我留白。

这，一座山一座城，里面装满锈迹斑斑的脚步。

走近，有人开始挖坡填坑垒坎，把巢穴筑在山坳溪边成街道，与一撇一捺的小巷依依相连；有人在山头山脚丛林背僻处依势修建庭院墅房，洋楼民宅；觉林寺、米市街、望耳楼、葡萄园、周家湾、董家桥牌下的灯火，把荒山野地点亮几百年。

（一）导航有时也会错

网约车进入南滨路下浩里，司机一脚刹住：到了。

上头东水门大桥地铁悄然进站并放慢速度。

面前陡峭的山，绕来绕去的梯坎，足以让人落汗爬得哈戳戳，瞅着，有人开始埋怨导航给我们带错了地址。

“重庆人天天都在爬坡上坎，这个海拔只够我们热身。”走在前面一个回身，我给大伙打气。

岩上地面左右到处书有“到下浩里就是来爬山的”的话，不停在身边啰唆。

张妹有情绪，轻轻撩动裙摆抚摸石上的字。江上来风，绕过人群，吹在她的长发、衣裙上，她把眼神投放出去。

“别动——”阎老师迈步上来，咔嚓，镜头给了她。

就这样走走停停，埋头面对脚下坑

坑幽幽的石板路。

半山稍微平坦，路一下多出几条，栏杆上七上八下的箭头标注商业街、居民点、领事馆、洋行、公邸……

端头，比利时大使馆旧址外貌褶皱沧桑。两楼一底的大房子，青砖老瓦片、阁楼露台、庭院花草似在述说过往。

走近，透过门窗偷窥里面，华丽宁静的店堂、干净整洁的布局、西式风格的餐厅酒吧，以及它国精美的用品，让我窄了记忆宽了眼帘。

拐角的木房子，四周玻璃透亮，“方舟遗留物工作室”尤为耀眼。

梯坎上方，有位女孩穿得简约凉爽，一身弯弯拐拐的速写线条。她拿起扫帚慢悠悠地打理门前，旁边一块牌子上写着营业时间：“酒醉上班酒醒关门”。

对面，棒棒壮男，打起光巴胴，晒得黝黑油亮的像布满包浆。

“大哥，那边有什么好玩的？”我和张妹上去同时开口。

“往巷子走，石板路的末尾往下拐，好耍的地方多得很。”话毕，棒棒弓身肩膀一拱，扁担换了个肩。

（二）溪水流中轴线

汨汨溪水汇聚老街，穿过小桥流过人家，将下浩里对半后，飞流直下奔入长江。岸边，龙门浩103号的永兴洋行高管住宅，步步高升的石阶、拱形的大

门、楼顶尖醒的“老虎窗”；高出庭院的树木里，青砖洋房遮遮掩掩，阎老师说这房子中西合璧，有那个范适合摆拍。楼前庭院，女士前排站，男子在后填空当，只听他的口令一二三“茄子”。

镜头下我一向礼让，独自溜到角落。街边“浩阅书店”门口，一群追潮美女帅哥正在探头打望，里面《云水禅心》的笙声袅袅婷婷，书香满屋。

我仔细打量书架上泛黄的线装本、新的文学书刊。从四大名著到连环画小人书让我眼花缭乱。

阁楼下静谧处，一对少男少女。她坐在小椅，一本泛黄的书打开放于大腿，纤纤细手指在书上读着，温润甜甜的语音，犹若山间小溪淌过乱石；他半蹲依偎她身边，被她一声声一行行文字喂得饱饱的。遇上精彩片段时，她回头与他交流，与他窃窃私语，一个眼神一个莞尔，全是舒婷的诗句。

家的书架空着急需填补，我从柜里取下《乱世佳人》扫码走向书店的后院。屋角岩石间隙，一棵石榴老桩，长得猖狂，活得洒脱，遒劲古朴的形体，横逸斜出的枝条摇曳身姿；枝繁叶茂间一边开花一边结果，轰轰烈烈，妥妥像个样子。

（三）老街，依旧年轻

迄今，全国各地都在打造老街，它们的归宿几乎只能成为景区，而下浩里摇头说不，大尺度引进年轻人打造文

旅。坡坡坎坎的下浩里，老面孔风华正茂，仍然年轻。老街、巷子、宅院、吊脚楼、旧铺子有了新主人，一拨拨大学生、年轻人从学校跨界走向这儿。

这不，临街的吧台上，全是外文的洋酒赤橙黄绿，顷刻让我上瘾想醉。

帅哥和胖妹倚在旁边，手里不停地摇晃杯子，眼睛盯着面前熙来攘往的人群，不喊不劝。

坐上吧椅，老板问道：“你是来喝酒还是品茶的？”

“茶——”来不及回复，张妹和阎老师抢先开口。

“喝茶那边。”说着，胖妹仰头抬手一指。

“茶馆区域，消费入内”岩边院坝的字样，把游人堵在外面择道行驶。

落座，一壶茶递上来，我举头一瞥，茶姑娘不禁诧异。

她咧咧嘴，一个粲然的笑容。

老街——年轻的老街，依旧如初！

茶在手中，漫步崖边极目远去：东水门大桥汽车呼啸而过，地铁沙沙穿行；长江游轮驳船划破柔柔碧水，白浪逐沙滩；那边母城，都市人云端繁华现代，与时间深处的下浩里隔江相望，今与昨的惊鸿一瞥。

